

## 小账本里写满幸福“账单”

□陈志洋 张群 实习生 温淑月

← 兴隆县庆丰村航拍。  
↓ 辅助调查员在帮王大姐记账。

农历腊月十九,承德市兴隆县庆丰村,年味渐浓。早晨8点,村民王春伶正坐在客厅,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——不是刷视频,而是在记当天的账:“赶集买肉28块5,粉条12块……”

“王姐,在家吗?”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,国家统计局承德调查队驻村第一书记孟阳领着记者进了院。“在家呢,这不正记账呢。来,快进屋。”王春伶热情地招呼着。她家是承德市兴隆县110个“记账户”之一,每天都通过“e记账”APP记录当日收支账目,实时上传至统计云平台。

什么是记账户?孟阳一边接过王春伶

递来的热水,一边向记者解释:“这是国家为了解居民真实的生活水平,科学抽选出来的家庭。每天花了多少钱、收入多少,都要通过‘e记账’APP详细记录,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。”

说话间,王春伶已经熟练地打开手机上的记账APP,一年的收支流水清晰呈现。“我们家今年总收入有5万多元呢!”她的语气里透着喜悦。孟阳指着屏幕上的分类向记者解读:工资性收入来自外出务工,生产经营性收入主要靠卖山楂和板栗,还有公益岗工资、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。而另一栏的支出里,3万余元记录了全家柴



米油盐、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。屏幕上的年度汇总曲线比去年又上扬了一截。

“增收的最大‘功臣’是满山的红果。”王春伶笑着说,“以前不懂技术,卖的都是‘落地果’,果子熟透了掉在地上捡起来卖,品相差,1斤才卖5毛钱。”她回忆道。2025年4月,县里和驻村工作队请来了技术专家,专

周卫仓在工作室内维修萨克斯。  
新华社发(苏小立摄)

农历新年前夕,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的音乐小镇热闹非凡:由村民们组成的乐队拉起小提琴,吹起萨克斯,打起小军鼓,演奏出辞旧迎新的喜悦。年过六旬的村民郭玉管手指翻飞舞动,悦耳的曲目引得掌声阵阵。这些种田能手,如今还成了“乡村音乐家”。

“还记得第一次演出的时候,我手抖得连萨克斯都拿不稳。”休息时,郭玉管笑着说,她曾当过多年乐器抛光工,从零基础开始学会了吹萨克斯。现在,音乐已经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

平日里,乐队成员们各有工作。他们或是种粮大户,或是大棚管家,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周边乐器厂的工人。到了节假日,伙伴们便不约而同地带着自己的乐器聚到村口。只需要一个默契的眼神,优美的旋律就能充满音乐小镇。

在周窝村,艺术涂鸦、音乐雕塑、乐器小景随处可见。音乐如同种子,早已深深植入这片充满律动的土地。这里是我国知名的西洋乐器生产基地,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人从事乐器制造相关工作。从木料加工、部件组装到抛光校音,村民们用双手打磨出数以万计销往全球的乐器,也在耳濡目染间成为了音乐爱好者。

在村东头的小周工作室里,周卫仓正在组装萨克斯,他的爱人在一旁帮萨克斯装箱,准备邮寄给客户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周窝村人,周卫仓从18岁在乐器厂做学徒时与萨克斯结缘,曾前往天津、山东、日本等地学习技术,逐步成长为萨克斯制作的“头部”技师。

“虽然这萨克斯看上去已经锈迹斑斑,但经过维修,吹起来还是不错的。”每天清晨和傍晚,周卫仓都会打开直播,与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交流着制造、维修和演奏萨克斯的经验与心得。

2012年,当地开始着力打造“音乐小镇”,吸引了包括周卫仓在内的一大批“音乐匠人”。他们在这里开设工作室、培养爱好者,让小镇充满快乐的音符。

在麦洛迪小提琴工作室,张金涛正在调试一把自己亲手打造的小提琴。“手工打造的小提琴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,相对于工厂流水线产品而言价格也会高出许多。”张金涛告诉记者,为了提升自己的制作水平,他曾考入上海音乐学院进行系统学习,也在大城市开设过工作室,最终选择回到周窝音乐小镇创业。

“这里安静的环境、慢节奏的生活和浓厚的音乐氛围很适合我们工作,”张金涛说,他想把手工提琴打造成这里的一张精致名片,让世界认识周窝音乐小镇。

## 他们让小镇充满音符

□新华社记者 董笑坤 黄昱璋

## 跟着小宋送快递

□本报记者 刘畅

2月4日,农历腊月十七,早上6点,在邢台沙河市韵达分拣中心的院子里,快递员宋梓航,工装外裹着厚棉袄,正趁货车未到,仔细擦拭陪他两年、穿梭乡野的快递车“老伙计”。

6点10分,两辆大货车准时停在分拣口,转眼间,包裹堆得像小山。小宋和同事们立马忙活起来,卸货、分拣……

“刚上班的时候,哪有电动快递车啊!”小宋一边往车上搬包裹,一边告诉记者。2017年,在外打工的他,想着离父母近点,就回来干起了快递员。“那时候村里没快递站,村民寄个土特产、取个包裹,得往镇上跑。现在好了,村级服务站建到了村口,咱开着车直接进村,村民遛个弯儿的工夫就能取件,多省心。”

7点,货箱装满了包裹,小宋利落地上了车,驾驶着电动快递车缓缓驶离分拣中心,向乡村驶去。7点30分,快递车到达西葛泉村综合服务站。车刚停稳,就有五六个村民围了过来,一声声“小宋来啦”,蕴藏着大家的期盼。

“我负责辖区20多个村的快递配送,一般快递都是统一放在乡村的综合服务站,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快递需要送货上门。比如这个

快递,是孩子妈妈送给孩子的礼物,她妈妈特意叮嘱我送到孩子手上。”

小宋对这里的每一条路、每一户人家都门儿清。“张大爷是独居老人,腿脚不便,包裹得送上门;李婶家的孩子盼着网课资料,得先送。”

送完3个村的快递,已近中午,本以为能歇口气,没想到他又拿出扫码枪和快递单,“今天的快递送完了,现在该收件了。”

南汪村卢小燕家院里,玩具包裹堆得满满当当,她正对着手机直播喊:“家人们放心,快递小哥上门收货,今日下单全发走!”见到小宋来,她立马招呼:“你可来了,昨晚直播卖了700多单,刚配好货,还没来得及贴单!”小宋二话不说,拿起快递单麻利地贴单、装件,动作又快又稳。卢小燕告诉记者,临近年关,货量比平时多了两倍。“从前卖货得自己拎包裹跑县城,如今家门口就能寄件,货也卖到了天南海北!”

采访间隙,小宋告诉记者,他每天凌晨5点30分起床,6点到岗,忙到深夜才回家,旺季的时候一天要送上千件包裹。“累是累点,但看着村民们拿到包裹的笑容,就觉得值。”

暮色渐浓,小宋的快递车朝着夕阳的方向驶去,货箱里的包裹一头装着游子对家乡的念想,一头载着乡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记者问到新年愿望时,这个朴实的90后小伙笑得憨厚:“希望新的一年,能跑得再快点,多送件,多挣钱!”



扫码看视频



白会平(右)和工人在店铺内赶制宫灯。

本报记者 贾宏博 摄

2月5日,石家庄市藁城区屯头村空气里弥漫着竹篾的清香和浓浓的年味。沿着村道走去,一家挨一家的宫灯厂门前,工人们正忙着将成箱的红灯笼搬上货车。

在村南头的宫灯厂院子里,58岁的白会平正弯腰查看一批即将发往广西的异形灯笼。“这批灯笼,客户要得急,后天必须发走。”话音未落,白会平的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。

“白总,哈尔滨那边追加了50个木雕灯笼,年前能赶出来吗?”“北京景区的定制款进度怎么样了?他们催着要样品图。”

白会平一边接电话,一边快步走进样品展示厅。二百多平方米的空间,俨然是一个宫灯的奇幻世界——传统的红纱灯端庄喜庆,七彩灯流光溢彩,印着“龙马精

神”字样的马年主题灯笼精神抖擞,而最引人注目是占据展厅中央的“国潮风”系列,梅兰竹菊图案的伞形灯、山水意境的方形灯……在暖光下透出雅致韵味。

“这些新款式,年轻人特别喜欢。”白会平抚过一个印着京剧脸谱图案的灯笼,语气里透着自豪,“以前我们主要做传统的圆形红灯笼,现在发展到18个系列、300多个品种。光这个展厅里的样式,三年前还只有不到一半。”

白会平的办公桌上,放着来自不同地区发来的订单,有一单最下边一栏写着:“除夕,广西柳州,异形灯笼2000个,景区用”。

“今年是这几年最忙的一年。”白会平介绍,“往常到了农历腊月十五六,订单就差不多收尾了。”他向记者展示着眼前堆满

## 老白的订单排到了除夕

□本报记者 贾宏博

的订单,“晚上还得加班制作。”

“这批木雕灯笼,一个就要二三百元。”白会平拿起一个半成品,上面精细地雕刻着松鹤延年的图案,“全是手工打磨,一个老师傅一天最多做两个。北京客户定了120个,说是要挂在新开的精品酒店里。”

“我16岁就跟着父亲学做宫灯。那时候竹条要自己劈,篾片要自己刮,一天最多做10个灯笼。卖灯笼更辛苦——要么骑自行车到附近县市去卖,要么就在村里等外地客商来收。”他回忆道,2000年前后,注塑机的引入让宫灯生产进入了新阶段。“过去纯手工雕琢的宫灯部件,现在机器一次就能成型,效率提高了10倍不止。”

2015年,白会平的儿子白全景大学毕业回乡,第一件事就是开起了网店。“开始我还不理解,觉得灯笼这东西,人家不亲眼看见能买吗?”白会平笑着摇头,“结果第一年线上销售额就占了总销售额的15%。”如今,白会平的宫灯厂每天都要进行4到5小时的直播,到了年底销售旺季,直播时间延长到近16小时,线上销售额能占到总销量的四分之一。

手机又响了,是广西客户的语音通话。白会平接起来,脸上露出笑容:“王总放心,您那批异形灯已经在路上了,保证不耽误您景区春节布置……”

## 当00后“扎进”养老赛道

□本报记者 许艳艳 李全 戴璐繁

2月10日,农历腊月二十三,小年。河北旅投·寸草春晖(太行)养老院里,老人们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剪窗花、写春联,满院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

人群中,十几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——他们有的俯身听老人说话,有的推着轮椅,有的帮忙递道具。他们中,有好几位00后。

下午3点的活动时间,00后社工王选正在教老人们画竹子。如今得心应手的他,初来时却遭遇过冷场。“刚带活动时,根本没几个人理我。”王选笑着说。他用一声声耐心的“爷爷”“奶奶”和一次次俯身协助,逐渐赢得了老人们的信任与喜爱。

王选大学学的是航空专业,曾在首都机场工作。感到那份工作并不完全适合自己后,他看到了养老行业的前景,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了。“说是‘陪老人玩’,但真要设计出适合不同身体状况老人的活动,并不容易。”他成了“点子库”,上网查资料、自创游戏,纸杯传球、彩虹伞颠球、做黏土……这些创意活动让老人们的生活多了许多笑声。

老人们的转变也在治愈着王选。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,只记得老伴,连子女都认不出,起初情绪很不稳定。王选发现她喜欢弹琴,便每天抽时间陪她弹一会儿。四个月后,老人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,叫

他“儿子”,还把好吃的揣兜里硬要塞给他。“这些细微的温暖,特别打动我。”王选说。

“爷爷奶奶,准备吃饭啦!”下午5点,23岁的护理员王晓娜在走廊里提高嗓音喊道,并快步走进房间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。她是院里最年轻的护理员,负责照料25位平均年龄85岁的自理老人。

从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到一线护理员,她经历了一段适应期。“在学校护理的是模型,真接触老人才发现,动作必须更轻更柔。”她负责的楼层,一圈不过200米,但她每天的步数却常在两万步左右。送饭、带活动、打水、给老人泡脚……工作琐碎而具体。夜班时,她每两小时就要巡房一次,为老人掖被角,还会轻轻地贴近脸庞呼吸。

走廊里遇见打牌的老人,她会笑着招呼几句;遇到听力不好的,就得提高音量。一天下来,嗓子哑了,脚也麻了。“累是累,但我真心喜欢这份工作。我觉得照顾老人是一种善行,他们需要陪伴,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。”晓娜语气平静而坚定。

上一休一的工作制,也注定了这个春节假期,晓娜一半的时间要留下来陪这里的老人。

“你有什么新年愿望?”记者问道。

“我希望老人们都能健健康康的……”话说一半,晓娜眼圈红了。原来,去年10月,



年轻人协助老人做活动。

受访者供图

晓娜休假前,还和张爷爷一起唱歌,结果,只是间隔了一天,再返回时,张爷爷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“我当时看他的盆坏了,还从网上给他买了一个,结果盆到了,人没了……”日夜的陪伴,这里的老人早已成了晓娜的家人,他们离不开晓娜,晓娜也离不开他们。

王选和王晓娜的故事并非个例。养老院院长蔡娜娜介绍,去年招聘应届生时收到了上千份简历,“这代年轻人对养老行业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向往。”

年轻血液的注入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。他们不仅增添了活力,更带来了新思维

和情感连接。“现在很多爷爷奶奶有悄悄话,都愿意跟这些‘小老师’说。”这支年轻团队背景多元,来自计算机、设计、心理学等不同领域,他们将新媒体技能、活动策划专长等融入工作,让养老院成为更丰富的精神家园。

截至2025年年末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.2亿,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达4400万。行业迫切需要专业化、人性化且充满活力的服务供给。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个行业,并用他们的方式重新诠释‘养老’。它不再是沉重的负担,而是一项充满温度、需要专业与创意的事业。”蔡娜娜说。